

愛是
最普遍，
最強而有力，
而又最奧秘的宇宙能量.....

將來有一天，
當我們懂得怎樣征服海潮、風浪
和地心吸力後、
我們就能
操縱愛的能量。
在那天，
人將在世界的歷史上，
再次發現了火。

德日進
北京，中國， 1934

與火結緣的雕刻家

洪（原名劉國洪，領洗取名為若望）於1953年生在香港。當時英殖民地的香港正進入經濟繁榮的時期。生長於色彩繽紛和喧鬧繁忙的國際大都市中，洪自小已著迷於書法。

1973年他離開香港往盧比亞諾（Loppiano，靠近意大利佛羅倫斯 Florence），在那裡他與其他的藝術家共同成立 CENTRO AZUR 工作室。

1975 — 1981他參加 GENROSSO 國際藝術團，透過舞蹈和歌唱的學習擴大了他的藝術領域，並且偕同 GENROSSO 在歐洲和亞洲巡迴演出超過300場的音樂會。同時，他獲得一筆獎學金，在佛羅倫斯的美術學院研究雕刻。

1981 洪前往馬尼拉，為一份國際刊物擔任編輯的工作。

1989 他前往瑞士的 Montet (Broye)，成立了雕刻藝術工作室。

1990 他在瑞士羅蒙 (Romont) 參加 Concours d' Art Populaire Fribourgeois (大眾美術競選) 並且榮獲冠軍。

1991 慶祝瑞士同盟的700週年紀念的藝術比賽中，他從三千多位藝術家中脫穎而出，成為「明日天才之星」(Talents pour l' Avenir) 其中一位的獲獎者。

1993，他前往南韓擔任其他工作，他的藝術生涯因而中斷了7年。

2000 經過了20年的波折，他回到盧比亞諾，這地方使他重新能發揮雕刻家的身份。

位於風景秀麗的托斯卡納地區 (Tuscany)，今天洪的工作室，是專注藝術製作的好地方，也是文化交流的十字路口和生活見證的場地。洪投身一股靈修精神，所以他的藝作也從自己的生活經驗中得到啟發。他拋開傳統的雕刻刀，拿起一只攝氏3000度的氧乙炔焊接器，燒鍍出他心中的藝術影像。

他的雕刻品在某角度來看，似乎發揮中國書法的筆力，但是更仔細的看，就顯現出細長鐵棒的錯綜複雜的纏繞，形成有活力的繪圖。洪有耐心地用熔融的鐵，一滴一滴的鍍，刻劃作品的人體結構。

舞蹈剪影、奧妙的輪廓、每件雕刻品在天馬行空的繪雕下，產生逼真立體感。一個個精美的“構圖”，都一一暗示出在個人奮鬥的背後，同時也是全人類掙扎的背後，可能隱藏著一個完美的策劃。

他的每件雕刻品都是那麼超凡脫俗，最注目的，就是他拿手的虛實效應。透過概念和現實之間的相互作用，觀眾不由自主地也會自問生存的意義。

他常與各種領域的藝術家合作舉辦展覽：在羅馬，佛羅倫斯，科莫，熱那亞，巴黎，阿姆斯特丹，盧森堡，美因茨，弗賴堡，法蘭克福，索林根，維也納，林茨，薩爾茨堡，因斯布魯克，薩爾瓦多，開羅，佛山市和廣東等地。

洪在佛羅倫斯 2003 Biennale dell' Arte Contemporanea 現代藝術家雙年展獲獎。後來更又多次被邀為國際美術陪審團的委員或成員，例如於 2005 年 5 月羅馬尼亞的 Arad 美術雙年展、2007 於廣東的德藝雙馨競選和 2013 於佛山市的國際金屬藝術研討會等。

洪是一位鍥而不捨的藝術工作坊講師和中國書法導師。每年洪與其他經驗豐富的藝術家攜手舉辦國際會議，與年輕和新興藝術家互動，並由此傳播基於相互性的藝術文化。

坐“燃”起行

弗朗西斯高·慕奴

Francesco Murru

(意大利，撒丁島)

「萬物並作，吾以觀復。
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
歸根曰靜，靜曰復命。
復命曰常，知常曰明。」

《老子道德經第十六章》

我第一次與雕塑家劉國洪相遇是多年前的事。當時，我正和一群來自不同國家的青年在瑞士旅遊。那天，剛巧「洪」的工作室碰上停電，在半明半暗的光線襯托下，他站在他的作品前跟我們分享了他的趣聞軼事。

「洪」在藝術上的自我意識——堅強的意志融入令人傾倒的純樸中——即時讓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以極其標準的意大利語和我們分享，他

的英語和法語也同樣流利。我巴不得多留幾句鐘去聆聽他的分享，但由於我們的行程緊湊，不得不離開。

我那年十八歲，剛中學畢業，正尋找人生的意義。當天在「洪」的工作室，那「一刻鐘的藝術」分享雖短暫，為我來說，卻永誌難忘——我肯定我已找到了我所尋找的「意義」。那「深刻的意義」開始在我之內紮根，從再沒有離開過我。

那次的北歐之旅距今已有二十數載。現在托斯卡納地區（Tuscany）已成為了我的家鄉。這片富饒肥沃之地，孕育了無數偉大的意大利藝術家。數百年來，出自這地區的詩篇文集是如此豐富多采，最低限度也可以匹敵與它名聞遐邇的佳釀和美麗的陽光。

在這片交織著山丘與平原，遍佈著縱橫交錯的葡萄園、悠久的橄欖樹和香柏的土地上，我和「洪」再度相遇。藉著這片土地的幫助下，讓我更深入地瞭解「洪」本人和他的藝術作品。

葡萄的種植並不單純是一種耕作，它更多被視為一種文化。葡萄一直以來都是與人類為伴的植物，它向我們提供汁液、果子和它的「生存意義」。

葡萄不斷成長，逐漸邁向成熟，溫順地與土地合作無間，並與它的「親密鄰居」一起，釀成帶有薄荷、迷迭香、紫羅蘭、薰衣草等等不同香氣的美酒。

啊！葡萄園的詩意，是何等歷久常新，何等人見人愛！正好讓我引用它來解說「洪」的詩懷。

偉大的意大利詩人但丁（Dante Alighieri），是徹頭徹尾的托斯卡納人，他常說：「名字可說明事物的本質和含意。」

中國是「洪」的祖國，是他的家鄉。「洪」是他的姓名——劉國洪的小名。「洪」字的部首是「水」，可解說為滂沱大水、氾濫或洪流。

「洪」字跟「火」也有關聯，意指熔爐的熾熱烈火，有一片火海或溶岩滾動的形象，它因而亦有「協同效應」的含意。

「劇變」和「啟示」的概念也和它有關。它代表「強烈」，與「平庸」剛好相反。

「洪」的詩懷歷程曾以不同的形態出現：歌唱、舞蹈、音樂、專業進修等。他多年以來從事密集式的藝術創作，卻又連番交替著數載與藝術毫無關連的體驗。周遊列國的經歷，讓他處處為家，也給他帶來不可勝數的際遇、新的職業和新的成就。

我記得國際知名的葡萄牙詩人比蘇亞（Fernando Pessoa）曾說過：「生活是我們自己塑造的。旅者本身就是旅程。我們所經歷的並非是我們所看見的，而是我們自己的人生。」

奧地利詩人里爾克 (Rainer Maria Rilke) 也說過：「我們必須不斷珍惜我們一直以來用生命去捍衛的價值觀，絕不容許任何外在的勢力去影響它——而這將會逐步演變成我們進化的巔峰。」

「洪」生來就是「洪」，一直以他與生俱來的性格生活。現在，由於一份新的、更深刻的覺醒，他學習到怎樣成為真正的「洪」，好能認定自己是「洪」。他的藝術里程不僅僅是研究、實驗，和承擔創新技術的風險。他的作品在不斷演化，因為他懂得等待，懂得怎樣使它成長，懂得如何確認它是屬於自己的。這正好解釋了他的作品為何既純樸，又具有說服力的根由。這是擁有本體特質的藝術品。

他的作品不單表現出他的雕塑技巧，更是各種不同的藝術表達方式，在火的威力下熔合成為一個完美的綜合體——同時卻保留它們原有雕塑、繪畫、音樂、散文、詩歌、戲劇、建築……的特質。他的作品是一種行進中 (im werden) 的樣式。但更重要的是，「洪」在說明自己、奉獻自己和表達自己。

「我將會像烈火般經過，把一切要倒下的焚燬殆盡，只留下真理屹立不搖。」我發覺盧嘉勒 (Chiara Lubich) 的普世博愛宣言中的這句話很發人深省，它同時道出了「洪」這個名字的意義，並且在他的作品中反映出來。「洪」的藝術作品具有心靈內省的特質，這是由他挑戰極限所激發出來的，他至今仍努力不懈地探求真理。

有一次，我去探望「洪」。他當時身穿焊接的工作服，在那裡打算創造一隻手，一隻日後連接到他其中的一個作品的手。創造的過程充滿節奏。「洪」從不同的角度觀察自己的手，在快速的瞥視和熟練的動作交替下進行。他詳細審視一隻真實的手，然後把它的精髓重塑在一隻鐵鑄的手。

就是這樣，在快速瞥視和點鐵成金的交替節奏下，一隻手誕生了。它是一隻真實的手，並非一隻仿造或複製的手。它具體地表現出生命的動力和潛能，滿載著歷史、事跡和前景。

當天，我親眼目睹了一個受造的過程。如果說我們眾人也是以同樣的方式、技巧和節奏，在行動和凝視交替下被創造的話，我也不會感到驚訝。

那隻手令我在腦海中產生一個瘋狂的想法：但願「洪」這位藝術家，連同他的作品和藝術，能夠跟不同時代致力尋找「生命意義」的發起人展開交談。

布洛斯基 (Josif Brodskij) 曾明確指出：「人是他本人所愛的，而他所愛的也愛他本人，因為覺得自己本質上屬於他。」

「洪」在默觀創作的意義時，重新發現「歸家之路」，他在自己的日記中這樣寫道：「……事實上，如果以所花費的時間和精力來衡量，確實付出了很多體力，來和塑料搏鬥；然而，這同時也只是一個對談的過程，在

靜默中聆聽自己的聲音，進入內心深處，好能重新發現自己的本質，讓自己的文化基因結出豐碩的果實來。」

相信「洪」的這番說話必定可以給奧地利詩人霍夫曼斯塔爾（Hoffmansthal）帶來安慰，因為他生前常說：「今天再沒有人知道怎樣找到自己。」由於「洪」不斷從自己的心靈寶庫中吸取營養，他的作品因而得到滋潤。

坦白說，一位藝術家絕不能把自己視作等閒，他清楚知道自己的天賦才能某程度上是會超越自我；換句話說，他是要承擔被委托的某些使命。為藝術家來說，內化自己並不是孤芳自賞，而是透過辯證，不斷繁衍。

馬爾迪尼（Henri Maldiney）曾界定一位詩人和一位精神病患者的分別：精神失常的人，走進樹林，迷了路，回不了來；詩人或藝術家在樹林中消失，回來時雙手抱着一個意涵。

這些年，我在兩種情況下與「洪」相遇：一是他從樹林中回來，我去探訪他，聆聽他的敘述；另一是我們在樹林邊緣談話，之後他又再次消失於樹林中。

近年，「洪」重新踏上聯繫中國和西方社會的路，他深信這些旅程會讓他掌握到蘊藏在中國文化中的內涵和本質，並從中領悟出中國可對世界作何等貢獻。因此，他的作品在「絲路文化」的推動下，漸趨豐富和成熟，更隱喻著兩種文化的相遇。同時，在兩者的相互衝擊下，發展雖看似有點迂迴，但實質上是向前挺進的，和詞韻的動向一模一樣。

在尋根的過程中，「洪」在中國傳統書法的寶藏內采風，他從中得到新的啟發去推動自己的鐵藝創作。作為中文書法這門藝術的特選使者，他現在比以前更熱衷於推廣它。「洪」認為他的作品近乎「繪畫」多於「雕塑」。從他的「繪畫」作品中，虛與實之間的相互作用所釋放出來的張力，往往令他的觀眾產生敬畏之情和互動之意。在書法的藝術與鑄鐵的技術的邂逅下，「洪」的作品現今已被提升至詩的境界。

「洪」的藝術絕對是創新的，因為他把許多不同形式的表達，共冶一爐在他的作品中。試問有誰能阻擋他的「洪流」追尋新的領域去發展和擴張呢？

手與手的協奏樂

彼德·莎弗

Peter Seifert

(德國藝術歷史學家)

“雙手是靈魂的地圖”

—— 卡羅爾 約瑟夫·沃伊蒂瓦

(Karol Joseph Wojtyla)

這些年來洪專注以「絲路」為題，目的是要帶來和鞏固東西方間的新聯繫。現時類似的主題多不勝數，相信你們都聽聞過中國的偉大音樂家馬友友的「絲路計劃」。

「絲路」的主題使人腦中浮現一幅一幅圖像——人們踏上艱辛和無止境的旅程，橫越沙漠和蠻荒地帶。與此同時，絲綢令人聯想到它那令人著迷的品質，既有光澤，又細膩，一直被人們視為充滿異國風情的禮物和尊貴的標誌。

洪以此作為主題的首創作品，是一些駱駝群隊和中國式帆船——這些雲集他家鄉碼頭的船，展開來的帆看來就像蝙蝠的翅膀。

近期洪重申絲路專題，推出一項規模巨大，勞動密集型，同時又不斷擴展的作品——“絲路音韻”——一組協奏「融合音樂」的樂團，其中有中國的和西方的音樂家，演奏獨特的樂器。

這項作品可稱為雕刻家洪最精美的傑作。他忠於本人拿手的「殘存式」風格。他以高技巧熟練地使用氧乙炔炬，把鐵棒條焊接在一起，並且用熔融的鐵一滴滴地加強刻劃，就像用毛筆或鉛筆一樣，在「空中素描」，畫出人體速寫圖。

他挑選鐵作為藝術創作的材料，風格方面則採取和強調「在建工程」的美感——今日英文稱之為 (work in progress)，德文 (im warden) 「蛻變中」，意大利文 (non-finito) 「未完成」。

造型的眼睛、嘴唇和手，或最能表達心靈感應的器官都刻劃細緻，身體其餘的部分則以簡單線條來表達其姿態或動作。

這種情緒表達的專注當然勾劃出亞洲的風格，而那些簡單線條的動態，更暗示中國傳統書法，顯露藝術家本人掌握紙筆墨的功夫。

「在建工程」的概念讓人想起兩位歷史上偉大的藝術家：米高安哲羅 (Michaelangelo) 和 羅丁 (Rodin)。沒有證據能夠顯示米高安哲羅的「未完成」工作是有意或是無意的。反之，羅丁的時代，藝術家都普遍採用「未完成」風格來留下自己的作品。

當然，這兩位偉大的藝術家各有不同的特色。但他們的共同點，剛巧在洪的作品中，也被反映出來：他們都重視造型人物的手。

這種強調造型人物的手，突顯於米高安哲羅的藝術創作中，尤其在西斯丁教堂天花的壁畫上。最家喻戶曉的，莫及名畫「創造者，天主」的手，但他所繪的「眾先知」的手更為顯著。

相信米高曾夢想他的人像會成為永不可摧毀的作品，傳說他曾聲稱自己的大理石雕像縱然從山丘上滾下來，他們堅硬的手腕是不會折斷的！

隨著歲月的過去，手，慢慢地不再是米高專注的焦點。

另一方面，雕刻家羅丁的人像的手卻充滿一份前所未有的心態活力。他著名的作品，加拉 (Calais) 市民，顯示出他繼承了當代法國默劇藝術所流傳下來，一個風格化的表達方式。

從活力的角度來看，在“絲路音韻”的作品裡，洪所創造的手接近羅丁的風格。他們的共同特點在於這些人像的手勢不採用經典的，裝腔作勢，戲劇化的模式；相反，這些都是在運作中的手，在工作中的手。“絲路音韻”中的，是專業音樂家的手，從中我們可窺看到洪的精湛技藝。這些手不僅是栩栩如生，而且還非常細膩和靈巧。

這作品有令人側目的一面，就是洪一絲不苟地把東、西方的樂器重新創造。本來就算沒有這份額外的努力，他的作品已算完美。故此，這份額外的努力可以演繹為洪向全球的手工藝傳統致敬。今天，在藝術界的文化裡，這是一種罕有的致意。這是有勇氣的一步，或許這做法會啟發他人。

。

彎曲的拇指

一個星期天的下午，小麗莎和她的父母走進我的工作室。她探頭從下往上看我那有待完成的「小提琴家」塑像。然後她一本正經地大聲說：「你造錯了！」

我彎下腰，帶笑打趣地請求她指正。她帶著專家的口吻，一字一句地告訴我說：「拇 — 指 — 必 — 須 — 經 — 常 — 是 — 彎 — 曲 — 的！」

我嘗試為自己辯解，告訴她我事前已做足準備功夫，請教過幾位音樂家關於拇指的準確姿勢。她並不以為然，只重複地說：「拇 — 指 — 必 — 須 — 是 — 彎 — 曲 — 的。」

好奇的圍觀人愈來愈多，我們之間的小小「討論」逗樂了那些順步前來參觀的訪客。談話間，我禮貌地詢問她學習小提琴的背景，她驕傲地宣稱她已上了「十堂課」。

有錯必改 —— 第二天，我依從小麗莎的指示，開始小心地把那挺直的拇指切割除去，換上一隻新的、彎曲的拇指。

一直以來，經常都有人告訴我小麗莎是對的。一般人在正常的距離下欣賞「小提琴家」的塑像，沒有可能會留意到拇指的姿勢的。這一點我從開始就已經知道。我之所以決定更換那隻拇指，是為了留下我給小麗莎的頌詞。

火的精神分析

加斯東·巴舍拉

Gaston Bachelard

火與熱能在多元化的領域中
在不同的表達方式之下
透過個人簡單而明確的經驗
讓人們留下永恆的記憶。

火是一個特殊的現象，能解釋一切。
如果一切緩慢的轉變能透過「生命」來解釋
一切急速的轉變便能透過「火」來解釋。

火具有極端的生命力，既親密又具普世性。
它活在我們內心，活在天空中。
它能達致物質的深層，如愛般奉獻自己，

又能一再轉化為不同的物質，把自己穩藏其中，
潛藏猶如憎恨和復仇那樣。

在所有現象中，它是唯一能明顯地集中
兩種相反的價值——善良與邪惡——
於一身的物質。

它在天堂閃亮，在地獄燃燒。
它既甜美又折騰人，既是廚房具體的火爐
又是人的啟示……它是幸福和尊重。

它也是一位可怕的保護者：
至尊的天神，既仁慈又殘忍。
正因為它是如此的自相矛盾，
便能成為通用解釋的其中一個原則。

更加美

盧嘉勒

Chiara Lubich

或許我們的雙目沒被訓練去辨認美
又或許只會看到在人類、在大自然
或在生命中某部分的美
皆因我們還沒有鍛練好我們的心目。

然而在天主的眼裡
最美的又在哪裡？
在孩童身上，他以天真無邪的眼看著你時
發放大自然般的清澈，如此生動
又或在那少女身上，猶如剛綻放的花朵般清新
又或在那樞僂和白髮蒼蒼的老人身上
將無氣力去完成任何事情
只能等待死亡的來臨？

他們各有各的美

一個比一個美
最後的一個會是最美的嗎？
天主會否這樣看事物的嗎？

一位老婦額上滿佈的皺紋
那彎彎的背和抖震的步伐
那些簡短但充滿人生經歷和智慧的話語
那滿有孩童和婦人的溫柔眼神
有可能比這更好
那是一份美
一份我們尚未認知的美。

就像麥子的籽粒
看似要枯萎死去
卻要誕生一個新的生命
與往昔大不相同
在新天新地裡

似非而是

老子道德經

(生命與藝術在道家思想創始人的智慧中相遇)

22

Deviate, yet you will remain centred.

曲則全，

Bend, yet you will remain upright.

枉則直，

Empty yourself, so you will find fullness.

窪則盈，

With the essential, you will bring novelty.

敝則新，

With less, you experience “already” .

少則得，

In abundance, “not yet” .

多則惑。

The sage embraces Oneness
and sets the example for the multitude...
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

45

Great fulfilment lies in the unfinished;
its power is endless.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

Utmost fullness appears to be void;
boundless is its usefulness.
大盈若冲，其用不窮。

Great rectitude appears to be contortion.
大直若屈，
Great ability appears to be ineptitude.
大巧若拙，
Great eloquence appears to be stammering...
大辯若訥。

78

The weak defeats the strong.
弱之勝強，
The soft defeats the hard...
柔之勝剛，

He who bears the nation' s shame
will become its patriarch.
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

He who takes upon himself
the kingdom' s disgrace
will become its sovereign.
受國不祥，是為天下王。

Truth appears to be paradoxical.
正言若反。